



中篇說部

# 刘海砍樵

山 雨 編著

北 京 出 版 社

## 一、蓬罗山孤兒事亲

武陵附近有座山，名叫蓬罗山。这山生得很挺秀，占的地面也不小：方圆有二三百里。山上树木又多，远望起来翠森森的一片，鲜活可爱。人人都說这山景致好，一天早、午、晚三时，各有看头。这话不错！不是吗？有时峰頂彩霞繽紛，有时山間白云繚繞，变化無穷，气象万千。更有一等，若是下雨天，滿山生起霧来，一座山都像籠在紗里，若隱若現，画也画不出。相傳山上有个神仙洞府，只是凡人找不到；还說山頂常有仙女往来，那山間的云彩，正是仙女們穿的衣裳哩！自从有了这种种傳說，当地人口順，都不再叫它蓬罗山，倒叫它做蓬萊山。那意思是說它像蓬萊仙島一样，是座仙山。

仙山虽好，可是山下的



景况却大是不同。就在这蓬罗山脚，有个小村子，地名絲瓜井，散住着十来戶人家，这些人家中，十戶倒有九戶都是穷苦的庄稼汉。如今單說其中一家子。这家子姓刘，只得母子二人：母亲余氏，兒子刘海。这刘海的父亲刘老汉，原本也是庄稼人，手头种着兩亩半地，勉强强，还够澆糶。不料一連兩年年成不好，欠了后村富戶錢四財神的債，利上滾利，哪里償还得起？这錢四財神的債，却不是好欠的，几番催討不着，就牽了他家的大牯牛去作抵。刘老汉好心痛啊！又不敢爭。忍是忍了，从此害了个心疼病，臥床不起，不多久就死了。彼时他家那份伤惨，自不必說。誰想刘老汉死后，禍事并肩来，他妻子余氏朝啼哭，暮伤心，竟把一双眼睛活活哭瞎了，再也下不得地，做不得活；人間惨事，到此可算达于極点了。幸亏刘海已長大成人，更兼他生得精强力壯，为人又勤敏，不是个無路可走的人。这时，他家种的那片地，也被地主人收回了，刘海沒半寸土，他也不怕，备了副杆担，每天去蓬罗山中砍樵，得了柴，挑到市集上卖了，买些鹽米，回家奉养母亲。他的孝心又好，凡是娘的飢渴寒暖，一应瑣事，都由他服侍，从沒一句厭煩的話。她娘得了些安慰，倒活得比先前健旺多了。母子兩個，相依为命，虽說过的苦日子，也把这苦来忘了。

这时是初秋时节，一日天气晴朗，刘海在山里砍了半天柴，挨到晌午，他怕娘在家肚餓，便收拾柴担回家，进门一看，他娘还好好兒地在后間睡中觉呢！于是放輕手脚，打火做飯，等到水沸米滾，却發現家里沒下飯菜。他想：看嘛，現今娘胃口不好，沒的倒教她老人家咽白飯？眼看飯熟也还有些时候，我何不把柴挑到村头卖了，換些豆腐回来与娘下飯呢？一想不錯，便挑担出門。

刘海平日砍樵，砍的都是上好干柴，况且他为人老实，卖柴又公道，因此人家都情願照顧他。这天，他剛把柴担挑到村口，就被曹大戶家叫住了。

提起这曹大戶，却是远近知名。他家不但广有田产，还在鎮上开着个典当鋪；說寬裕也算富裕了，却又有一样不好，他为人最是刻薄不过，是便宜就要占，哪怕一根葱也要。因他排行第二，人家送他个綽号，叫曹二剥皮。

这一天，曹二剥皮閑着沒事，站在庭前看看，几口米倉，已裝得滿滿的了，那屋后的打稻声、碾米声却还没有停歇。又見自养的兩只大雄鷄，在青苔地上厮赶着，搶啄一条紅虫吃。曹二剥皮不覺心怀舒暢。正自出神，忽听門外傳來卖柴声，一听，仿佛是刘海的声气，他知道有便宜可买，于是急步走出来，把他喚住，捻着頰下几根鼠鬚問道：“刘海，你卖的啥柴？几个錢一斤？”

刘海說：“这是上好的青桐，十四文一斤。”

曹二剥皮就柴捆里抽出一根，像买沉香木一样，看了又看，还拿到鼻子下面去聞。皺眉道：“青桐倒是青桐，可惜枝子細，不熬火，哪里就值十四文？給你七文一斤。”

刘海賠笑說：“老爹，沒有七文一斤的青桐。”

曹二剥皮又嫌柴湿，不易燒；故意挑剔这，挑剔那，好杀他的价。刘海要走，他又纏着不放。后来总算加到九文一斤，刘海見天色不早，生怕他娘挨餓，只得勉强卖了，把柴来过秤。曹二剥皮慣使大秤小斗，明明是四十斤干柴，却被他秤作三十五斤，还嘴咕水气重哩！刘海和他爭，又爭不过。接了錢，一數，里面还搭了三成坏銅錢。

刘海一心思念着娘，也不来計較。揣了錢，提了杆担，走到村头陈五娘杂货鋪里，买了四兩油，半斤鹽，一板豆腐。

陈五娘發貨收錢，一面把銅錢丟进竹筒內，一面笑着說：“刘海哥，今天来买豆腐，敢是要煎兩面黃？你老娘好么？”

刘海說：“我娘倒好，就是沒吃的。买点豆腐，胡乱煎了，与她老人家打打牙祭。”

陈五娘撇嘴說：“不是我寡妇人家多嘴，刘海哥，你怎不早日娶了媳妇，你老娘的茶飯，也有个人照料。”

刘海好笑說：“五娘沒得說！我兩張嘴都养不活，难道还添一張嘴？莫要笑死人！”說着，把买来物事收拾了，都放在籃內，使扞担挑了，大踏步走回家来。放下扞担，揭开砂罐盖一看，不由得叫起苦来。



原来刘海在外耽擱了这半日，青砂罐里的米飯已燒焦了。他看了跺脚道：“看嘛，别人家兒子，拿好湯好肉奉养母亲，我刘海赶不上罢了，怎地連碗滋潤米飯也不給娘吃？像这样烏焦巴弓的，豈不要澀了娘嘴巴？”听茅棚后間声息，他娘似

乎還沒睡醒，他便決意趁早另煮。

于是先把焦飯都挖在瓦盆內，把砂罐洗刷潔淨，然后淘米做飯，等到水熱了，又忙着去洗葱，切豆腐。这刘海畢竟是个后生家，粗手大脚，对鍋头灶腦实不在行。譬如切这挤什子豆腐，倒比砍干柴更費气力呢！他忙乱了这陣子，早累得滿头大汗。不想偏在这时候，灶里火又熄了，他赶忙端开砂罐，伏身去吹。不吹还好，一口气吹猛了，把一股柴灰吹將起来，飞进了眼睛，他吹又吹不落，使双手去揉；不知怎的，脚一伸，“豁琅”一声，把砂罐蹬翻了，清水白米流了一地。

他娘在后間听見响，摸出房門問道：“海兒，你回来啦？”刘海一双眼揉得像火眼金睛一样，正躬身在地上捧米，一見她出来，慌忙措手說：“娘醒啦？等我来扶你。”余氏說：“莫扶！摸慣了。怎地天凉了，人也容易餓些，快盛飯来吃。”刘海支吾說：“等一下。”余氏奇怪說：“不是天早过午了嗎？飯還沒煮？”刘海只得把話来实說了。余氏听了不以为然說：“焦飯也是飯呀，你只管盛来。多吃焦飯，不会隔食。”刘海笑說：“我娘就是儉省嘛！”也不另煮飯了，只把豆腐来下鍋，燒了半天，兩面黃不像兩面黃，豆腐湯不像豆腐湯，好在还有鹽有味。刘海揀那飯里焦得好些的，滿滿盛了一碗，浸了滾熱的豆腐湯汁，端給娘吃。余下的焦飯，黑得像炭渣，刘海且自忍飢，看着娘吃。

余氏“呼啦，呼啦”，喝了兩口湯，滾熱鮮甜，好生落胃。因贊嘆說：“豆腐当得肉，真有吃口！”刘海看了欢喜。老婆子眼睛，肚里却明亮，側着耳朵一听，不見兒子动碗筷的声音，她便不高兴說：“海兒，你沒动筷子嘛！”刘海只得盛些焦飯渣，咬得“吃可，吃可”响。余氏一听，越發不高兴說：“看这

孩子！你也不泡口湯！”刘海依言，吸了些湯汁，把豆腐留着，給娘下頓做下飯。

不一時，余氏吃完了飯，刘海收了碗筷去洗。老婆子在旁嘮叨說：“你死鬼老子沒給你留下一寸土，如今里里外外，就靠你一人苦撐。我婆老子又看不見，插不下手。

怎地天可憐見，哪年娶上个媳婦，也松了你半边肩！”刘海听了傻笑。洗好碗，看那天气晴和得实在愛人，他又携了扞担砍刀，上山砍樵。



不說刘海往山中砍樵，再說这蓬罗山前山，云封霧鎖处，果然有一座神仙洞府。那是个大石洞，名叫青云洞。洞中諸般奇景不必說，單說后洞有个泉眼，名叫蛤蟆泉。故老相傳，这泉与西王母瑤池相通，是个仙泉，那水清可見底，四时不涸。凡人若是飲一口，就可白日飞升。可惜洞內石笋林立，人走进去，一不小心碰着撞着，先就沒命了，更談不上成仙。那么，洞內畢竟有沒神仙呢？有。不过說来話長，还須从五百年前說起。

原来这蛤蟆泉上，有塊大青石，形似一只蛤蟆，伏在泉边飲水。就这样朝也吞，暮也吸，飽受泉水滋潤，灵气所鍾，

有一天，这青石蛤蟆终于幻化成一个和尚，五官百骸俱全，和人一样讲话。这和尚不昧前因，以石为姓，自称石罗汉，在洞中勤修苦练，前后经历了五百年，居然修成了半仙之体。何谓半仙之体？原来他虽说已成人形，毕竟道行有限。白日还好，就怕见黑夜，黑夜一睡着，依然会变成块石头。这样自然不大美妙。若要修全仙，还得五百年！石罗汉无奈，只得加紧修炼。偌大一座洞府，他一个人修炼，有时不免寂寞些，他就施展法术，把洞中稍沾灵气的小石头，都点化作人身，一律收为弟子，从此不但洞中热闹了许多，而且他也有了役使的人；于是安然做了一洞之主。——只这段话，便是青云洞神仙的由来。



这一天，石罗汉像往日一样，在蛤蟆泉上闭目打坐，不知怎地一来，忽然动了动心，睁开双眼，对着泉水投了一瞥，就在这一瞥里，他看见泉水里有个胖大的和尚，正对着自家呆看哩！石罗汉吃了

一惊。再一仔細端詳，不禁失声笑出来，原来那胖大和尚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家的影子！他不觉看出了神。先是越看越妙，后来轉覺不平。嘆口气道：“据我这副形容，和那金身罗汉，可說一般無二，可嘆自己苦修了五百年，依然是个笨重的石身！由此看来，天地造化也太不公平了！若是再修，五百年岁月豈不把我熬出水来？罢，罢，我不修了！”欲待真地不修，又恐前功尽弃。他越想越覺焦躁，再也坐不住了，伸个懶腰，霍地立起身来道：“放着这么好天气，不冷不热的，我还在这里參禪打坐，却不是塊石头！我且出去解解悶兒！”于是把一众小石头叫来，吩咐他們好生去念石匣經，休要誤了功課。然后大踏步走出洞来。这时秋高气爽，山色如画。石罗汉游了一程，心头舒暢。后来走到个坳口，忽听远处一片笑語声，仿佛画眉叫，又聞香風馥馥，石罗汉好生詫异。

## 二、九蓮洞仙女出游

这深山野坳哪来的笑語喧嘩呢？况且这陣香風也来得出奇呀！石罗汉隱身紫荆树下一看，啊哟！前面山坡上紅是紅，綠是綠，白是白，藍是藍，……五色繽紛，像是春風吹开了滿園鮮花，平地飞起了半天彩霞，那里，綠茵地上，正有一群花枝般的女子，在游玩作乐呢！只見这边三个一团，那边两个一双，都在嘻嘻哈哈說笑。又有拈花的，斗草的，扑蝶的，……石罗汉搬着棒槌样的手指一数，共是九人。这九人却是生得一个比一个秀丽，一个賽一个大方。有的斜挽云鬢，有的梳着宝髻，人人都是錦衣綉帶，环珮叮当。石罗汉看了半天，也不知是人是仙，直把眼睛都看花了。

正看得出神，猛听那斗草的人堆里“哄”地一声笑起来，

石罗汉吓了一跳。看时，原来有个梳双鬟的少女斗草斗输了，一个年紀稍長的女子是贏家，定要按着她呵痒。那双鬟少女扭着身子东躲西閃，“格，格，格”笑个不住。那年長女子笑呵着食指說：“九丫头，你叫三声好姐姐，我就饒了你！”双鬟少女嘟着嘴說：“偏不叫！”年長女子說：“不叫就呵！”双鬟少女高叫說：“大姐姐，快来看嘛，七姐整人家！”



随着这一声叫，旁边走过一个梳高髻的黄衣女子来，拉开她兩人說：“你們就是瘋不够！”那被喚做“七姐”的女子不服气說：“看这九丫头，才会調嘴学舌呢！輸了还賴人，看这个——”一面拿手指划臉，这一来，引得众人都笑了，双鬟少女忙用双手捂住臉。

石罗汉見了这般光景，又听她們是那等称呼，猛然省悟說：“我还当是哪里来的仙女，吓！吓！原来才是这群婆娘！我只顧看，却不是晦气？……”

你道石罗汉罵些什么？这九个女子畢竟是什么人？要知端的，还須从蓬罗山說起。原来这蓬罗山的神仙洞府不止一个，前山有了个青云洞，后山还有个九蓮洞。这九蓮洞內原有九只狐狸，也不知修煉了几百年，这群狐狸丹熟道滿，都轉化为女身，和人家嫡亲姊妹一般，又因“狐”“胡”諧音，就称做姓胡。姊妹各有名字：大姐云英，二姐月英，三姐瓊英，四姐玉英，五姐鸞英，六姐鳳英，七姐蓮英，八姐蘭英，九妹秀英。她姊妹虽說一般兒地修煉，論起道行，却有个高低

之分。其中九妹秀英，当年因吞食过王母蟠桃，得了半仙之体，因而她在姊妹中年齿最幼，反而道行最深。——只这段话，便是九个游山女子的由来。她姊妹这日结伴出游，不巧撞着石罗汉，从此惹出是非来。

再说石罗汉躲在树下偷看，他虽知道后山九莲洞有九个狐狸精，却从不曾见过。今天骤然相遇，他是个苦行僧家，出门就怕见个女娘，何况还是狐狸化身呢？因此要自认晦气。正自懊恼，忽然转念想道：呸！我还怨修行费时哩，眼前几乎错过机缘！这九个婆娘中，听说那最小一个——叫做什么

秀英的，也曾吃过王母娘娘蟠桃，得了半仙之体；她还炼就一颗红珠，做了护身之宝。我怎地寻个法儿，不管软硬硬拿，去夺过她的珠子，吞吃了，以她的半仙之功，培补我的不足，那时我功行圆满，岂不成了金身罗汉？如此省了多少参禅打坐的苦！一想甚为得计，便摇晃着两臂，走到坡上，打个问讯说：“阿弥陀佛！女菩萨们在这里逍遥自在！”

胡家九姊妹正玩得有趣，忽见一个莽和尚走来，都吃了一惊。大姐云英（就是那黄衣高髻的）把石罗汉



打量了一眼，只見他生得面目粗陋，虽是貌作慈祥，却掩不住凶惡之氣。因詫異問道：“師父是哪方僧人，云游到此？”石罗汉打个哈哈道：“女菩薩，原來不認得貧僧。提起來，貧僧倒是你們的近鄰哩！你們后山有个九蓮洞，難道不曉得前山还有个青云洞么？哈哈……”

胡家九姊妹听了青云洞三字，才知他就是前山石罗汉。——却是一向不曾見過。大姐云英恍然說：“原来是罗汉師傅！我姊妹眼拙，當是远方游僧，師傅莫見怪！”石罗汉不在意說：“便是貧僧和道友們也是初會。”二姐月英隨口問：“師傅來到后山，有什么事？”石罗汉說：“貧僧只是閑看。”三姐琮英生來嘴快，接口說：“石師傅，我們久聞你是个得道高僧，难得今日來到后山，不如就請師傅講解佛法妙理，我們姐妹听了，也好早日了悟。”石罗汉推辭說：“貧僧沒帶得經卷，空口說不來法！”

大姐正欲嗔怪三姐多嘴，生恐由此惹出事來；听石罗汉这么說，便趁勢梢帶着三姐說：“看这丫頭，曠野荒郊，怎好講說佛家妙理？沒地倒給山魃野怪偷听了去！这么吧，等我姊妹改日齋戒了，再到青云洞頂禮，拜聆師傅綸音吧。師傅請方便，我姊妹要回洞去了。”說着，和妹妹們遞了个眼色，就要帶了大家走开。

石罗汉慌忙攔住說：“道友們留步！貧僧多曾听得徒弟們說，后山九蓮洞有位九道友，已修成仙體，法力广大；貧僧沒緣，不曾拜識。今日幸遇道友們，不知哪位是九道友？可否請出一見？”大姐听了才要推辭，不想七姐蓮英不問好歹，指着身旁那雙鬟少女說：“師傅，这不是我家九妹么？”

石罗汉定睛看時，只見那雙鬟少女生得長眉秀目，面龐丰腴，身上穿著紅裳翠裙，綉帶飄飄，衣袂翩翩，就像朵新

出水的荷花一样。石罗汉沒料到这么个年輕骨嫩的女子；居然有那么深厚道力，暗覺納罕。因合掌道：“九道友，貧僧今日得識仙顏，幸会！幸会！”讀者看到这兒已自明白：那双鬢少女就是九妹胡秀英了。当时秀英回答說：“師傅夸奖不当。”大姐在旁也說：“莫要折杀她！”

石罗汉厚着个臉，走前一步說：“貧僧久聞得九道友法力非常，是王母娘娘蟠桃会上一客；又曾听聞人說：道友煉得有紅珠一顆，乃是这蓬罗山鎮山之寶；貧僧想百聞不如一見。今日天幸会着道友，也算前緣。貧僧既入宝山，断沒个空手而回的道理；就請九道友取出紅珠一看，也好讓貧僧开开眼界！”

秀英听了婉謝說：“師傅說得太过，叫我如何經受得起！我縱然煉得珠子一粒，也不过尋常之丹，怎敢班門弄斧，取出炫耀；也不怕污了師傅清目！”石罗汉哪里肯听，堅執要看，还說：“道友放心，貧僧只是略看看，不道得便有伤損！貧僧能見寶珠一面，也不枉苦修了五百年！”

这胡秀英畢竟年輕，未經世事；一者見他說得誠懇，二来又經七姐等几个姐姐慫恿，再則也是心强好胜；便首肯說：“那么，師傅請退后几步，等我吐出珠子来，師傅見了莫笑！”石罗汉見她中計，道是机会来了；喜得眉开眼笑，合掌念佛說：“阿弥陀佛！还是九道友慷慨！”口里說着，却目不轉睛注視着秀英動作，專等紅珠一出，他就施法攝了过去。

可惜他欢喜得太早了。秀英剛要仰面禱祝，不想大姐兩步走过来，拉了她一把說：“傻丫头！你敢是瘋了？想做什么？”秀英滿面嬌愁說：“石師傅不是要看那珠子么？”大姐沒好气，“呸”了一口說：“好沒見過世面的丫头！你那浪珠子，有哪点好看，要拿出来現世！不要糊塗油蒙了你的心了！珠子是你

护身之宝，万一有个閃失，看你成个什么样兒！那才好看哩！”  
几句话，说得秀英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大姐姐的话对！我不吐了！”



石罗汉正喜滋滋、眼巴巴望着，等候她吐珠；不提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搅坏了他的路道，赛如被人兜头泼了瓢冷水！一时恼羞成怒，指着大姐说：“九道友自願借看宝珠，干你屁事？却要你来管！”大姐回嘴说：“石和尚，休要撒野，趁早走回你前山去！不要被你姑奶奶们说穿了底细，那时不大好看！”石罗汉大怒说：“难道罢了不成！……”

大姐瞧见石罗汉来意不善，便对妹妹们丢了个眼色，姊妹们会意，当时四姐玉英，五姐鸾英，六姐凤英齐走到前面来，紧盯着石罗汉一举一动。四姐说：“石和尚，你不罢休，待怎的？”五姐说：“你有你的青云洞，我们有我们的九莲洞，各修各的行，河水不犯井水。我劝你各自回去，彼此留个邻居情面，有哪些不好？”六姐说：“你敢撒野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！”石罗汉气得脖子更粗了，说：“你那婆娘们休要卖嘴！只问你家那行九的小妖，说了话，可算的？”九妹在姊妹队里听

了，一时气極，才要答話，八姐蘭英已搶着說：“秃驢，你那嘴少不干不淨的！你奸計不逞，不羞罷了，倒來罵人？你當姑娘們是好惹的？”



石罗汉一張嘴，哪里敌得九個姑娘家！一时被她姊妹搶白得瞪了眼。他狠一狠心，就伸手去袍袖內掏摸。你道他摸些什么？原来他平生煉成了兩件宝物：一件是只三足金蟾，乃是青云洞鎮洞之宝，平日深藏在蛤蟆泉底，輕易不肯出水；另一件是二十四枚金太平錢，乃是他的防身之宝，仗着这些錢，可以降伏山魃野魅，驅逐猛兽毒虫，因此隨身携帶着。当

时，他摸出这金太平錢，向空中洒去，口中喝道：“太平

錢！快与我降妖捉怪！”那二十四枚金錢飛起空中，閃爍放光，一霎眼，都變作碗口來大，滴溜溜滾將下來，看看要打在胡家姊妹身上。

大姐云英一見他拋出這黃澄澄東西，也不驚慌，叫了聲“寶扇呢？”一時四姐、五姐、六姐都舉起剛才撲蝶的扇兒，迎着那墜落的金錢，輕輕款款，搖了幾搖。說也奇怪，那些金錢竟要落不落，就像那風中殘葉一樣，依然飛了回去，“豁琅琅”打落在石羅漢的頭上身上。石羅漢吃了一驚，見是道法不靈，又羞又惱，慌忙收了金錢，才要奔向前，與她姊妹性命相撲，大姐回顧眾人說：“休教禿驢挨着我們！你們再與我着實搨几扇，也好讓他清涼，清涼！”姊妹們巴不得這一声，當時有扇的執扇，沒扇的噓氣，青草坡上立刻刮起一陣狂風，吹得走石飛沙，卷人拔木。石羅漢被這陣風吹得兩眼難開，急欲後退，不想踣虛了足，終于一個倒栽葱，骨碌碌滾下岩去。恰好那岩又是個万丈深崖，跌將下去，初時不見声响，約莫等了半盞茶時，才“轟隆”一声，跌到了底。幸而他是个石頭坯胎，也不怕跌損了哪里。他翻爬起來，拍拍身上泥土，指着岩上罵道：“我把你這群妖婦！仗恃人多，欺侮我。妖婦們等着！我難道罷了不成？”罵着，尋路走了。胡家姊妹却在岩上拍着手兒笑。

### 三、慕人間九妹思凡

姊妹們正好笑呢，大姐忽然埋怨道：“都是你几个丫頭不听话，定要出來游玩，才引起這場風波。”四姐、五姐同時說：“風波不風波，我們把那禿驢收拾了个痛快！”三姐也拍手說：“那和尚圓溜溜、骨碌碌滾下岩去，才真像塊石頭哩！”大

姐搖手說：“不要太高興了，小心石羅漢報仇啊！”二姐說：“他敢嗎？”八姐、九妹也勸大姐不必過慮。正說着話，忽然一陣風過，傳來一派樵歌之聲，那歌聲雖少音节，却是清亮悅耳；細听，仿佛来自南面山腰里。只听那樵子唱道：

砍樵哦嚟嘴……

砍樵要砍好青欄，

交友要交情义郎。

除却青欄沒好火，

人無情义不久長！

砍樵哦嚟嘴……

每唱一句，空山里都發出回应，就像有許多人帮腔一样；中間还夾雜着“叮叮”伐木声，賽如琴声鼓板。胡家姊妹听了，覺得又新鮮，又有味。也不知是誰提了一句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赶到南山峰頂来看。这一回，竟連老成持重的大姐，也不來阻攔了。

等大家趕攔時，歌声已停歇了。只看見半山腰里有个年輕樵夫，正忙着收拾砍下的柴薪。那樵夫好一副結实的身材！臂粗腿壯，膀闊腰圓。一張紫棠色的圓臉，一对大大的耳輪；从山頂下視，虽然看不大清他的面貌，可是当他抬头張望日影时，便瞧見了他那双明亮的眼睛。他的力气大，手脚又灵便；才一轉眼間，他已把地下柴薪束做兩捆，收为一担。真个是水牛般的气力，猿猴般的矯捷！

胡家姊妹看在眼里，有的說：“这汉子真強哩！”有的說：“倒瞧不出，他还会唱出那动听的樵歌！”有的說：“想必是个忠厚老实人？”大姐熟視有頃，忽然問大家：“你們可認識这个人？”众人都說不認得。大姐微笑說：“我倒認得。”众人忙問是